家語證僞

家語證僞卷第九

會稽范家相著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舊本在終記下第四十四

按蘇子由古史錄孔子弟子七十九人史記有而家語無者鄭國公伯寮申棠鄡單秦冉顏何六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㽤邦申續陳亢縣亶五人又文翁禮殿圖有廉瓌林放二人魯峻石壁畫像有子服何一人禮記有孺悲公罔之裘序點三人左傳有仲孫何忌仲孫閱二人孟子有牧皮一人莊子有常季一人共九十八人則家語與史記所載俱有未盡也前漢志所載孔子徒人圖法鄭康成之論語孔子弟

子目錄失傳無存矣今家語與古本文多不同詳朱
彝尊孔門弟子考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早死史記死無年數　王註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云云或以爲誤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列子云顏子壽十八後漢書顏回十八天下歸仁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史作十五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朱氏彝尊曰闕里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知何本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史記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索隱亦同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

宰予何氏孟春曰蘇子瞻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以爲千載不獨之惑而引李斯諫二世書有田常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之言以明其不叛按史記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而有闞止以爭寵爲陳恆所殺之事闞止字子我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考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恆憚焉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陳氏如公宮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不勝陳恆殺諸郭門此其事也呂氏春秋御鞅諫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二人者甚相懼願君之去一人居無幾何陳成子常果攻宰予於庭弒簡公於廟淮南子記與呂氏略同太史殆承呂氏之誤耳

端木賜字子貢衞人少孔子三十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之居蒿

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敝衣冠并日蔬食衎然有自得之色子貢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慚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齊子貢見原憲事韓詩外傳說苑莊子皆有之此襲史記原憲傳又按史記稱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此因論語不受命而貨殖一語敷衍增出者貨殖不過是厚自封殖豈必轉貨貿易乎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史無此句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卞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

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爲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史稱子路好勇力此言有勇力稱子路性鄙此加入不達於通變又增出果烈剛直一句直以子路爲一勇之夫亦千載之惑也）

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作四十五）時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適衛以下史記無之王氏增入未知何本）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嘗反衛見讀史志者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人以子夏

爲聖孔子卒後敎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此皆史記所無者其云性不弘好論精微辨三豕渡河衛人遂稱子夏爲聖皆不經之談宜史記不取也）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此俱從論語敷衍而出）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欲聘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此見說苑）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烝不熟小物耳吾欲使

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以上史皆不載史云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此云因之以作孝經非是　因烝藜而出妻大賢鬭無此不仁之事後更似怨其後母所以終身不娶益見荒唐　白虎通載曾子烝藜出妻以別有故而隱之其文不同白虎通爲得之其言曰曾子去妻烝藜不熟問曰婦有七出烝藜亦預乎曰吾聞之也交絕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烝藜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蓋隱之也　韓詩外傳云曾參喪妻不娶人問其故曰以華元善人也此亦可證家語之謬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史作二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

夫與史記異已見子路初見篇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註齊敬仲十代孫未知何本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史作三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史無此句蓋移滅明傳入之子羔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一本無九字史作四十索隱作三十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

樊須魯人鄭康成曰齊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作三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小司馬引家語為三十歲此誤為人強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於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鄭曰魯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史記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之中子貢在衛見原憲故此云隱衛）

公冶長魯人（史作齊人）字子長（范甯云字子芝）之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孔子之妻治長豈以其忍恥之故耶海錄及留靑日札載公冶長通鳥語因陷縲絏尤鄙俚不經）

南宮縚魯人（縚一作紹韜名适或作括）一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朱氏彝尊曰南宮縚卽南宮适非孟僖子之子仲孫閱閱乃南宮敬叔檀弓稱其載寶而朝者也論語集註誤作一人）

公晳哀齊人字季沉史作季次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賞之史有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點史作蒧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家語引論語說見卷首雜記以浴沂風雩爲修禮教之証者因論語有爲國以禮之言故附益之耳

顏由史作無繇顏回父字子路史無字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史作父子各異時事孔子爲是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史載商瞿傳易事詳

漆雕開蔡人鄭曰魯人字子若史作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

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之報其書註謂未能明信此書意蓋因論語添出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本世家孔子過蒲事入之

秦商魯人字丕茲史作子丕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史作高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索隱引家語名產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覩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史記載顏刻爲僕在畏匡之時衛靈使夫子爲次乘無刻爲僕而問之之語

史無顏高年歲而此云少孔子五十歲按年譜孔子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適匡則顏刻止七歲若云在六十三歲自衛之陳之際則止十三歲其可信乎

司馬耕宋人字子牛（一本作子耕）牛爲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爲惡牛常憂之

巫馬施（一本作期）陳人（鄭曰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旣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於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史記此事在有子傳內作弟子述夫子之言）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史作二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而無子

吾母為吾再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二年而有子齊瞿生子事史亦在有子傳內叔魚事無考史記正義載商瞿四十無子孔子正月與瞿母筮卦遇大畜有子貢顏回二問更詳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琴牢不載於史記此王氏所據以難鄭者宗魯事見左傳

冉孺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幸一作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一字子皙少孔子五十歲朱氏曰史記家語皆不詳何地人咸淳臨安志作魯人

公孫龍衛人鄭作楚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司馬貞曰家語或作

寵又云鷁按字子石則名鷁不謬七十子圖非鷁

曹䘏史記子循字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鄭曰晉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史記作孺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則成自然也此未知所本索隱引家語曰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放之

秦祖字子南鄭康成曰秦人

奚蒧字子偕史作奚容蒧字子晳

公祖茲史作公祖句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史作字子庸索隱曰家語同今作子曹蓋誤

公西輿史作輿如字子上

宰父黑宰當作罕字子黑史作子索

公西蒧字子尚一作子上

穰駟赤字子從史穰作壤從作徒

冉季字子產

辥邦字子從史記作鄭國避高祖諱鄭字疑辥之訛

石處字里之史作后處字子里

縣亶亶一作豐字子象

左郢史作左人郢字子行索隱曰家語同

狄黑字哲之一作子哲

商澤字子秀史作子季

任不齊字子選史記字選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

原亢字子藉亢一作祈一作抗

公肩字子仲史作公堅定字子中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史作徒父字子文

燕伋字子思史無子字

公夏守史作首字子乘史無子字

勾井疆一作字子疆衞人

步叔乘字子車

石子蜀字子明史作石作蜀索隱曰家語同

邽選字子歛史作子斂

施之常字子恆

申續字子周史作申黨字周或以爲棠字之誤而以棠爲棖

樂欬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史作叔

孔忠字子蔑史一作弗孔子兄孟皮之子

漆雕侈史作哆字子斂

懸成字子橫史作子祺索隱曰家語作子謀

顏相史作祖字子襄史作襄

右夫子七十六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舊本何氏本及毛氏本俱誤作七十五人何孟春餘冬序錄及盧正祀典識皆承誤惟朱氏彝尊七十二弟子考無誤

按此篇以史記弟子傳作底本又雜采他書撮取論語從而爲之詞者或云史記弟子傳本之孔氏古文籍而家語所載弟子姓名多有不同恐非出自王氏臆撰或孔子弟子當時別有專行之本耳觀漢志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卽弟子籍之類鄭氏亦有論語孔子弟子目一卷王氏所本大槩卽是此類而今不可考矣史記載孔子弟子七十七人索隱云家語亦七十七人今止七十六人然則今家語之行世者亦非王氏之舊也　又按此七十六人之內家語有而

史記無者琴牢辟邦申續陳亢縣亶五人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鄡單秦冉顏何六人王應麟何孟春諸人謂家語之縣亶即史記之縣豐家語之辟邦申續即史記之鄭國申黨鄭康成亦謂史記之申棠即家語之申續論語稱申棖者即是一人鄭氏所據是古家語然則家語之失載者止有公伯寮鄡單秦冉顏何四人而秦冉顏何二人明程敏政亦謂是字畫相近之訛於弘治元年請正祀典罷其配食後人至今斷斷要之史記家語流傳俱有訛缺士生數千載之後固難取先賢名籍一一釐正之也至史記索隱引家語與今本不同甚多難以悉載

本姓解第三十九 舊本作四十二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於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故封之賢史作故能仁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

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
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
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
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
魯按左傳桓公元年爲宋殤公初年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美欲奪之二年督殺孔父嘉而娶其妻何孟春謂杜預稱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此云至防叔始奔魯則去華督殺孔父嘉三世矣於事不相及考世家華督弑逆爲殤公十年而莊公立凡九年至湣公十一年宋萬南宮萬弑湣公因殺華督諸公子與萬之黨爭弑立國亂以此推之防叔避亂乃在湣公末年非卽宋殤公初年父嘉之禍也防叔生伯夏伯夏
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
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
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

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賢之雖年大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按索隱引家語云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云云考舊本及

毛本襄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無襄公讓其弟厲公語此是後人脫落者何孟春曰史記載湣公其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方祀弑煬公自立是爲厲公而不載弗父何爲何人之子若爲熙之子則鮒祀乃不共戴天之仇何讓之有若爲共公之子則鮒祀之弑熙又曰我當立何也何之後世爲宋卿若與鮒祀有仇斷無世爲宋卿之理云云此家語與史記不符之處至防叔避華督之難又與左傳不符然則本姓解其果足據歟又按小司馬引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幵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今本無一歲字皆今本之脫落者、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知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宋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修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之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

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此亦未知所本子與讀夫子之言似宣聖沒後推論之語豈同時卿大夫先能言之亦恐非實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

言曰賜爾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以上出檀弓哀公誄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檀弓稍不同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而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也以上見左傳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若喪

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以上見檀弓弔服加麻下與檀弓異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檀弓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檀弓作爲志焉含以疏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以上雜采玉藻雜記及儒行成文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檀弓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謂之曰吾亦人

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自既葬下出檀弓而稍異其文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唯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以上史記

此篇雜出檀弓左傳史記已見小註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守道

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見春秋昭二十年傳柳宗元有守道不如守官論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有率左師禦之節傳文樊遲爲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矛左傳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添出此問冉有曰卽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上見春秋哀十一年傳下見史記其文不同　冉有

對季孫如史記何等明簡末添出樊遲告孔子一節
似孔子聞季孫之悅已而阿譽之何其輕視聖人哉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
即位乃命之以上多出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
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
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
子也以上節傳文補有不同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
矣懲已之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是類也夫

見春秋昭七年傳有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故將死而囑其大夫夫子稱其善補過者以此今將

此段刪去則不知所謂矣引詩亦失傳意非所謂善
補過也
衛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
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
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
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
已服義可謂善改矣
見春秋襄二十九年傳添孔子聞之一段
孔子覽晉志首裝一句晉趙穿弒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
史書趙盾弒其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
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

我之謂歟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哉越境乃免

見春秋宣二年傳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於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介恃楚衆憑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命則又有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傳無謂子貢）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爲霸鄭入陳非
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見春秋襄二十五年傳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節傳文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爲官不可以爲良史五句添出臣又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文宮傳作祈宮臣聞其詩焉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乎傳無乎字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諷也稱詩以諫順矣哉末四句添出

見春秋昭十二年傳　子革稱詩以諷何煩說出末後添出殊無謂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反魯以牛爲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以上叔孫豹卒傳　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

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左傳孟仲子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伐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以上舍中軍傳

見春秋昭三年五年傳刪合爲一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其邢獄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叔向曰三奸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咎繇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

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曰義可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見春秋昭十四年傳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鬷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爲夫人朝夕退而遊也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

聞而藥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見春秋襄三十一年傳

晉平公會諸侯於平邱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傳曰子產請承）曰昔者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卑而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爭之以至於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於樂者（傳曰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見春秋昭十三年同盟於平邱傳　按傳自敢以爲

請下有諸侯請兵一段田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是以孔子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今悉删去則藝貢事一言似不知所謂矣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

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見春秋昭二十年傳

孔子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右見檀弓

晉魏獻子爲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

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見春秋昭二十八年傳　傳自分田以下有舉司馬彌牟一節夫子稱其遠不失舉者以此今悉刪去則此語無根矣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

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僁(同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若之何其爲法乎

見春秋昭二十九年傳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唯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見春秋哀六年傳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此句添出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常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訪衛國之難也以上左傳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上見春秋哀十一年傳下節取世家語足之

年傳已見上國書伐魯條下而冉求對季孫語乃別
出又多樊遲告夫子一段試問兩條將何適從其雜
抄不加檢點可見

齊陳恆弒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
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添請三公曰魯
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
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
氏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見春秋哀十四年傳末參取論語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
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

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此本檀弓論語而增益之　鄭氏謂武王崩周公後五月而攝政王肅辨其不然詳見冠頌此云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亦肅增加之語

衞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眾救桓子桓子乃免衞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子路仕衞見其政以訪孔子（二句添出）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

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見春秋成三年傳

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懈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秋而戒事烝而獻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淫矣

此刪節國語公父文伯退朝篇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

君刑之其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仕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闇以受大刑是知之不如葵葵猶能衞其足

事見春秋成十七年傳祗末三句是傳文上皆衍出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鰥寡孤疾老者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缶米芻藁不是

過也先王以爲足以上國語文　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此見春秋哀十一年傳中間參取國語入之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而無教也

　子產猶衆人之母兩語本禮記以乘輿濟涉本孟子

牽合成文

定公（一本作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高者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

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此本禮記祭義而删節成文　祭義作曾子聞諸夫子之言非對定公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風俗通宅不西益禮記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爾雅西南隅謂之奥

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妨家長耳

此見新序亦見韓非子及韓詩外傳其文皆同　淮南子人間訓東益作西益哀公怒其史之爭以爲不祥以問傳宰析睢凡孔子之言皆析睢之言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此見韓詩外傳亦見新序其文略同

家語證僞九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槀本

家語證僞卷第十

會稽范家相著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舊作三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曰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以事天子而已

左傳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無子貢問答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

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摻入

凶事不豫一節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爲愈子游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也

此因檀弓有子對曾子之言而牽合凶事不豫及敬叔循禮二事入之按敬叔遵僖子之命學禮於夫子豈因夫子之譏之而驟附門牆乎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事

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凶年乘駑二句見雜記餘未知所本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乎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此因檀弓晝居於內夜居於外之記而撰出康子之事以實之

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

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此本雜記而稍增其詞　論語雜記皆作廐焚此獨作國廐焚毛奇齡四書改錯因之夫國廐焚安得不問馬乎當從雜記論語爲正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本雜記而多子貢一問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可忘可

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此句添出）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竈當作爨）

此本禮器而多子貢一問　禮也者六句禮器本另爲一節今連上文而以故曰二字作聯貫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歟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道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謀人之軍師四句見檀弓而以臧武仲事實之未知

所本　狐駘之敗在襄公四年是時公尚幼故曰有詔則無討蓋以譏之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所愛者弗可敵也

此本檀弓而多周任之言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

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本檀弓而多子路一問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床及葬毀宗而躐行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檀弓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出於大門毀宗而躐行殷道也爲一節非夫子相敬子之喪事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爲一節係子張對國昭子述夫子相喪之事無蘧伯玉請及子游問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此本檀弓而多子游一問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十三月而練喪大記言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閒傳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合而觀之則練服之不除衰明矣其辭合理

郲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猶且不服況其子乎

此與檀弓儀禮不同儀禮喪服傳不同居繼父服齊衰三月檀弓儀狄有同居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齊衰儀狄行齊衰以禮意推之當從儀禮為是顧氏釋日知錄辨之甚詳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不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歟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弗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乎

此本檀弓而稍異務人作禺人昭公子爲名也疑誤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傳作不綖)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問曰禮歟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事見春秋哀十二年傳無子游與夫子問答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

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見檀弓無下二句

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夫子誨之髽曰爾毋縱縱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同檀弓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於孔子子曰拜而後啟顙頹乎其順也啟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答問語見檀弓無上二句啟作稽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也曰

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本檀弓多情之至者一句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本檀弓多變除有期一句　孔子惡野哭故其言如此雜記曾子謂曾申曰哭父母如中路嬰兒之失母何常聲之有此爲始死屬纊之時言之其時異故哭踊不同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于人一等矣

檀弓無子游一問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全本檀弓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此之謂孝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貧何傷乎

全本檀弓而小異其文

吳延陵季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

覲其葬焉其歛以時服而已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明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則季子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月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

本檀弓而字句稍異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已上爲一節故夫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合檀弓兩節爲一下節是子路述夫子之言

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我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弗拜也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有在衞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者是冉有也

合檀弓兩節爲一節加子張往弔以聯貫之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

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二句係子思對曾子語添出）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本檀弓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敎也

衛公求婚季氏無所考答語俱見大傳　孔叢子雜訓有季孫問同姓百世不絕親一事疑即此事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此節未知所本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此節之義乎

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共國銜國命而使

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報則執兵而陪其後

全本檀弓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歟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致於君也卒哭則虞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二句亦見雜記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全本曾子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以世子之禮有

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
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
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
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能使人是故抗世子
法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凡君之於世
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
下而有之不可不愼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
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
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
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也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聞之曰爲人臣者曰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同迂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文王世子無子夏問　爲人臣者殺其身云云本在所以善成王之下今移在末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此句添出問伯

毋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毋叔毋疏衰期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上截見檀弓下見雜記而非子夏之所問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以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記曰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頭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爲病君子弗爲也毀則死者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

此采雜記雜湊成文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至無所殯而夫子曰死於我乎殯敢問禮歟仁者之

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子夏問客至無所館出檀弓係夫子自言禮不同不異三句見禮器我戰則克三句亦見禮器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客不飲而飧子夏問曰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孔子食於季氏見玉藻食於少施氏見雜記此合爲

一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歟孔子

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臣曰所以遊辟者可人

也公許之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

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見雜記無子夏問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顔色

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

策矣

與雜記同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之卒事也殷以愨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於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祔於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

反哭至爲甚爲一節殷以愨二句爲一節殷練而祔以下又爲一節俱見檀弓

子貢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雜記無子貢問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記無父字）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毋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之也

全見曾子問孝公作昭公淮南子亦作昭公此誤

王氏不錄曾子問全篇而時有節錄此其一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

以賵之子貢曰子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賵賵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之

本檀弓而稍改其字句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歟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作也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此見荀子子道篇其文略同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

與檀弓不同檀弓自括髮以下接子游曰知禮一句而止蓋略其失禮也此皆改變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見春秋襄十七年傳無曾子問及孔子之言　孔穎
達　曰家語未必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
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
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
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乃止
左傳陽貨將以璵璠斂平子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
步陽貨欲逐之曰弗與則是事已中止矣如使因孔
子說而止之左氏豈有不記之理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
縶孟縶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

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見春秋昭二十年傳其文同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檀弓子游作子皐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

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無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

檀弓國語並記此事襲國語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上截見左傳下見檀弓加吾何忍食此一句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歟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始死羔裘玄冠易之而已見檀弓餘未知所本

子路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請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兩答皆見檀弓不作孔子之言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

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檀弓無路馬死二句餘皆同

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事者死則從其列

答語見王制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謂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立其弟衍

子游以問孔子孔子曰否周制立孫

見檀弓首章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衞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閒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若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若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

十五月而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全是組織檀弓成文合葬於防取衞人之祔也四句入之封墓四尺取子夏葬夫子之語入之古不修墓以下取孔子既祥三句足之　孔子封墓斷無不敬謹從事而遇雨崩之理此與少孤不知其墓一節皆檀弓之不足信者諸儒辨之蓋詳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參問曰語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喪服猶應以言示之以不非也

史世家云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饗子也孔子由是退索隱引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與今家語不同按孔子年二十四聖母顏夫人卒存昭公之九年陽虎執國柄在季平子逐昭公之後在昭之二十五年以後豈其先遂能假季氏而侮聖人乎且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當孔子喪母之時尚未生也而遂能問陽虎乎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筭與算同

此未知所本按顏淵少夫子三十歲其年三十有一

以夫子之年計之則是六十一歲之事定公之立也夫子年四十二歲公在位十五年而卒夫子正五十六歲顏子固未死也而定公何以弔乎如依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在夫子六十九歲以後定公之卒益以久矣

原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

此節全錄檀弓

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之死而

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檀弓作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

檀弓無子游問爲明器者知喪道二句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二句檀弓另爲一節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行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檀弓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踊者不仁此多子游一問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受之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檀弓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以自反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三字添出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薦俎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下刪一句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

此節全襲祭義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全襲禮器

衛莊公之反國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繹之於庫門以下見郊特牲文家語以衞莊公當之
不知何本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
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齊
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郊特牲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
鼓何居未知其言何指孔疏謂論魯失禮之事亦無
他書可証家語以季桓子當之而設爲冉有之問夫
致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不絕此之不敬何待於問況
冉有爲季氏私人必不問乎子之答冉有也其詞甚
直若以上篇子路問魯大夫練而杖之事例之則於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何居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內外皆不踰閾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受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繹繹不盡飫則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

本魯語而少有增益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郊特牲朝服之以縞也自季桓子始也孔子曰朝服以朝卒朔然後服之此是兩節初不相蒙縞者生絹

季康子始以爲朝服不過記變禮之一端此爲一節朝服視朝者諸侯之常禮告朔則重於朝視必皮弁玄端以臨之旣畢其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以視朝此記諸侯視朝聽朔之宜服又爲一節與上文不相蒙

家語證僞十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本

家語證僞卷第十一

會稽范家相著

王肅序（肅字子邕王朗子仕魏爲中領軍散騎常侍贈衛將軍謚景侯善賈馬之學爲尚書論語詩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所作易傳不喜鄭氏學）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不明其欵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乃慨然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路方壅不通孔氏之庭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禮經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

人之書昔相從學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者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喪斯文故令予從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所言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

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狩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按王氏所著之書見於隋經籍志者凡十餘種今悉不傳其佚時見於他說朱子謂王肅議禮必反鄭玄蓋矯枉過正假僞亂眞當時所謂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非虛語也而肅之自命居然以斯文未喪爲己任何其誕哉據序所言肅先撰禮經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及得孔猛家語與其所論有若重規疊矩夫議禮之書必有依據肅未見家語何能言之一一符合況其論郊祭廟制五帝德諸說不過本之春

秋傳大小戴以成其辭乃謂出自己見又謂與家語暗相印合其誰信之

謂家語出於孔猛之家使猛不受業於肅猶可說也猛爲己之弟子如出一人乃謂家藏之書適足證明其說殆不啻自發其覆矣

孔安國序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聞爲與孝經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

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游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唯孟軻孫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言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尅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於時博士大夫皆送官得

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是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鑒

此序爲王肅所代作何孟春業已言之朱子嘗疑孔安國尚書序文體軟弱不類西漢人筆意決其爲後人之贋作此序恰是經師說經語氣其出於王氏之

手無可疑也

序稱家語之正實切事者別出爲論語云云已詳辨之雜記中其云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是直以諸弟子增損聖言文飾事實而聖門之學術以僞相售殆不可問矣使安國序家語必不爲此言也劉中壘云論語二十卷皆孔門弟子各記善言中壘爲校錄家語之人何不云論語從家語別出者耶史記儒林傳漢興諸儒始得脩其經藝尙有干戈未遑庠序之事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今序稱荀卿與秦

之書高祖悉斂得之恐蕭何僅收圖籍未暇及此此固無據矣至言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尤屬妄說呂氏兄弟意圖篡漢乃藏儒家雜書欲以何用又按孝景本紀初無募求禮書之事序所以為此悠謬無稽之說者以事在孝武則儒術章明悉可考證故託之呂氏與孝景之所收藏使源委無可考究也

王肅後序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孔子生伯魚魚生子思名伋伋常遭困於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

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孔氏三世出妻自孔子始詳見檀弓今云自叔梁紇始則四世矣不知孔子未嘗出妻聖上辨之甚力今後殿見有孔子夫人神位檀弓之言未可爲據也

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而卒子家生子直名檯年四十六而卒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名曰讕言年五十七而卒子高生武字子順名徵後名斌爲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腾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子魚爲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生元路一字

元生名育後名隨子文生最字子產後從高祖以左司馬將軍從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諡曰夷侯長子滅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後名讓爲孝惠皇帝博士遷長沙王大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國

以上序孔氏家世世至子國而止全爲壁藏而作也與史記世家不同名字亦少異史記子家名求今名傚後名永永與求相近或傳訛之故子家生箕字子京今作名檯字子直子高生子愼今作子順皆不同更可異者世家自子魚以下接言鮒弟子襄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是安國自子襄而下凡四

世而家語則云子魚生子襄子襄生季中季中生武及安國是子襄至安國僅三世與武爲兄弟非父子而延年則無其人未知何故今孔氏闕里志一依世家以太史公與安國同時當不有誤也孔光傳與史記略同

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既成會値巫蠱事寢不施行子國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

以上敘壁中古文並不提出書名但以詩書二字混之以史記漢書言古文止有尚書孝經論語逸禮無家語故也

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人不遺人小善所以能成其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諸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

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旣畢會值巫蠱事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

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按博士之奏不見於他書唯家語有之當時劉向父子相繼校錄羣書不過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以存於官不聞有所更正刪除也歆之言曰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其旨可知矣博士與向同時謂其見家語之在禮記者使除家語之本篇是校書一大關係當時既有此奏漢志何以並不言及且校書之事劉向未成而先卒子歆實總其成當向未卒時羣書之記錄與否尚在未定向書不記於別錄博士何從見之又何以逆知其然至家語之在禮記

者自儒行孔子閒居等篇俱全錄外其他如檀弓王
制郊特牲禮運諸篇散見於家語者若一一除之則
所存者少矣是蓋欺人之不見古家語因增多篇數
而文其說其爲王肅之僞作無疑也按孔衍作漢魏春秋裴松之註三國志引之齊王紀以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辭不受衍戴其詔書使太常王肅持冊前往是衍當晉時尚有其人與肅同時乃其先已能與劉向爭辨家語何哉
謂禮記出於家語諸儒未嘗明辨其非并王應麟謂易
本命一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史繩祖謂大
戴之公符不如冠頌之典雅當以家語爲正蓋皆信
此奏爲孔衍所作未嘗疑及家語爲王肅之刪潤增
加者也惟朱子經傳通解辨冠頌之文多記者之附

益要之禮記非出自家語即博士一奏可明其僞也序稱天漢中魯共王壞孔子故宅者誤也魯共王於孝景前三年徙王於魯至武帝二十八年薨則元鼎二年也武帝年號元鼎之後爲元封元封之後爲天漢共王之子於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已不及至天漢矣況共王平本傳但稱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故宅以廣其居此當在景帝之末與武帝之初在安國得科斗文徐爲考究自必歷有年所而後獻云在天漢可也若以壞宅爲天漢不大誤乎

卷第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第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第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辨政
卷第四
六本　辨物　哀公問政
卷第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第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第七
觀鄉 郊問 五行解 刑政 禮運
卷第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辨樂解 問玉 屈節解
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舊本此三篇在公西赤問下
正論解
卷第十
曲禮子貢問 子夏問 公西赤問此二篇舊但有曲禮字

何孟春曰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貞作史記索

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全書矣今家語王廣謀所註庸陋荒昧正文漏略今本之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弟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爲証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推之安國及劉向之舊本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眞矣今何所取正而余重爲之註不亦廣謀之比乎

按何氏註家語分爲八卷又別爲二卷取戰國秦

漢人所記孔子之言以足之亦永嘉薛氏孔子集語之類其篇數則仍四十四篇之舊近世虞山毛氏自謂得北宋本凡十卷校而刻之云不失王氏本註其書與舊本多所同異今之盛行者惟此而已考史記世家客至於邑不求有司之下引王肅註云有司常供其職若未嘗在焉毛本作不求而有司存焉又引辨物篇分異姓以遠方使無忘服註曰使無忘服從於遠今毛氏本無此註七十弟子端木賜傳索隱引家語與時轉貨作轉化今作貨其他與索隱及藝文類聚等書互異之處不可勝載尤可異者廟制一篇凡家語所錄祭義中壇

墠之數及去祧去壇之文悉行節去以致文義不明豈王氏原文一至於此蓋王氏之贋本也

讀家語雜記

孔子家語王肅謂是弟子記夫子與公卿大夫及七十子所問答言語既取其醕正切實者別出爲論語乃集錄其餘名之曰孔氏家語又云七十子之敘述首尾加之潤色材有優劣之故云云朱子信其說謂記論語者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愚謂論語家語既同出於七十子之撰述何以論語如此其醕家語如此其雜况聖門諸弟親領緒言即材有優劣亦斷不相懸若是且漢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

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至家語則止標其卷數初無從弟子記問中別出爲論語之語是王肅之妄言也朱子何以信之

論語非出於家語卽家語已自言之矣七十二弟子篇曾點傳引論語云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使論語出自家語安得家語復引論語耶況家語與論語事文重見者不一而足豈有一時之撰集而兩取之乎

謂之家語者當是詳著孔子之家世行事及其言論出處也漢以前無是書其爲安國所撰集而成者無疑王肅後序亦云安國集錄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以上記名義出

處
家語之出王氏序已有二說其前代安國序謂家語與諸子同列未遭秦火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多有古文奇字旋散人間安國募求其副得之是得於安國之募求者一也其後序則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孝經論語又撰集孔子家語爲四十四篇是得之壁藏之餘者又其一也按漢志稱古文止有尚書孝經論語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於三經外祇言逸禮有數十篇而不及家語唯司馬子長仲尼弟子傳贊云弟子籍出自孔氏古文近是孔氏穎達曰凡書有古文奇字者俱謂之古文論語疏是家語非出自壁中可知何以明之家語

既與諸子同列是秦法所不禁者孔騰何必取而藏之壁中耶記家語非出孔壁

劉歆總羣書而奏七略以家語附於論語之後者以其爲孔門之書也班固藝文志因之然諸經皆有傳授而家語獨無小司馬曰大戴記孔子家語皆非正經漢儒以其非聖人之言故皆不傳習之

漢時行書不廣經生自專門名家外不無抱殘守匱之歎若無師傳之書則流行少矣劉歆校錄之家語藏之秘府旋遭新莽之亂遺佚無存是以王肅得售其僞以上記傳習

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

其所謂今家語者卽王肅所出之四十四篇而古家語亦未詳及小司馬作史記索隱引用亦是今家語而文稍不同諸如六經疏義六臣文選註唐類函藝文類聚所用盡是今家語則自王肅以前古家語之亡可知使其現存肅亦難以作僞也記古家語之亡

漢魏之際兵戈不息儒學衰微康成蔡邕之後王肅與高堂隆蔚爲儒宗康成好據讖緯肅起而闢之作聖證論以相譏短非不時有益於經傳顧聖證論所根據者家語頗多家語固肅之僞書也又安得以之證聖乎

今家語出於魏明帝之時其所作尙書詩三禮論語及易傳皆立於學官而家語獨未經奏上設此四十四篇

果出於孔氏豈肯不表章之以聞於朝冊亦有鑒於張霸之僞書而有所不敢耶

王肅作聖證論以譏短康成同時樂安孫叔然駁而釋之然未奪其幟也東萊王基以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康成舊說特據康成義與之抗衡馬昭張融亦與肅爭難不相下然肅之學竟行於世以上記今家語之出

古家語止二十七篇而王肅之家語反有四十四篇其增多十七篇何哉肅非不知漢志所載之卷數本之向歆之所校定者以爲出之孔氏家藏之舊并向歆班氏有所不得見者矣多則足以惑人也

古之僞書未有并其篇數而增益之張霸以百兩徵則

依古文百兩之數也而王肅獨增家語之篇數蓋其取孔門之言論事實散見於傳記子書中者博收之於篇則必與古家語多所印合即有眞本出而證之亦無害其爲僞也以上記篇數不同

王肅之論語無憑空撰出者朱子所以信其爲眞使古家語而在知其必有符合之處何者肅所採之書無不與家語相依傍者此肅之巧也請縷析之於左

家語所取莫多於二戴先儒謂禮記者孔門弟子各述所聞及漢儒所撰又云子貢作樂記子游作禮運子思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孔安國撰集家語不此之取而何取肅之取禮記獨多者以此

自二戴以外所取之多莫如說苑說苑爲劉向之敘述向爲校錄家語之人其所著孔門言論事迹必本之古家語可知王氏故盡取之　按今說苑爲曾鞏所校錄當時本已不全鞏取之士大夫家補其亡佚以足崇文總目二十篇之數然直菴陳氏謂十九二十兩卷本是十九一卷所分是說苑非全書矣家語所收間有失考者疑即說苑之脫佚未可知也

史記世家及弟子傳王氏取之而間有出入太史公親向安國問故弟子傳又得之孔氏古文籍雖其間多有雜說要之不離古家語故取之

荀子法行子道哀公問三篇皆記孔門言行王氏序云

荀卿入秦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與之此言蓋有所本故三篇悉取之

左邱明親受業於孔門其所記孔子之言及諸弟子事實較他書爲眞故左國所有悉取之

新序說苑之膾事也間取一二韓詩外傳淮南子尸子其言多不可訓則擇取之莊列韓非呂氏春秋戰國先秦之言毛萇詩傳漢初之書也間一取之

王氏所取之書以上略見大槩其他節取者雜見各篇非其所見者止於此其所可取者止於此也如孔叢爲東漢人之書非不載孔門言行而王氏特棄不取其意

可見矣秦漢人所引孔子之言往往有莫知所自者何孟春採集二卷附於家語之後大約皆出於戰國諸子及傳經家之記述其間醇疵錯出尤家區別家語之失考凡二十餘條亦是類也以上記取書之原

家語所採之書多從刪改或一事參合兩事以成文或一篇離爲兩處以見異或首尾加以問答或中閒加以聯貫或刪削其字句或潤色其辭牙凡所變易痕迹宛然但以原書校之無不悉見今就其可見者平心論之詳於各條之下記改書之弊

玉海載馬昭之言曰馬昭張融皆鄭康成弟子今家語係王肅增加非劉向校錄之舊此即樂記中孔疏之言也樂記舜作

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註其辭未聞正義曰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云云鄭云未聞失其義也今按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記不可取證正經故云未聞

孫存曰家語文不類於六經義或謬於聖人不可盡信之書也

宋元豐中有司議南郊禮引周官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脫衮冕蓋先衮而後裘也因請更製大裘以衮用於祀日大裘用於祀日當時俱言家語不足據斥之

[illegible]子曰家語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

撰出又與呂伯恭書曰遺書愚意所刪去者亦須鈔出逐段略註刪去之意方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卻久遠易惑人記論語者只爲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按朱子以家語爲當時書者因其所撰集皆可考證非有臆說無據之談也予既辨之於前矣竊謂孔叢子雖非孔鮒之作然尚是東漢人記述若家語則鈔撮西漢以前遺書謂是當時書豈其然乎

陳直齋曰王肅闢鄭學孔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云是博士安國所得壁中書也殆未必然其所載多見大戴左氏傳諸書．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原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肅註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校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一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然則肅所註之家語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校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鄭注樂記云其詞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所增加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學每異於鄭如此旣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

而胡爲贅此此是有爲云爾

劉宗周曰家語所鈔左傳禮記說苑之書皆不如原文當一一改正其始誅困誓諸篇尤不可訓當別出爲附集以上記諸家評論

王氏所註家語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譏其雜而不純疑者但知其增加舊說未有全指其僞者一以魏晉以來流傳之舊或有所本一以孔門之書存之爲幸且託於孔猛之所出當非全誣也不知是書之源委自王肅以前從未見諸儒言及而肅言孔壁所藏博士所奏獨如此了了非即肅之供膝耶

古家語不可得見而王肅之家語不得不流傳於後者

其勢然也如小戴之王制月令諸篇明知作者有人而至今奉若正經況家語不足以害經而又何論其僞與否但是書之見於徵用者如十三經疏義綱目前編之類與經史相爲表裏今明其爲王肅輯錄之書則其中背道不經之說不必咎及孔門之弟子與孔安國之撰集而讀者可以釋然於心矣

馬昭謂王肅增加家語此據其一節言之也夫但曰增加則必有原本之存而昭固不及見矣何以明之昭若及見古家語則當直舉原文以正之何必云鄭所未聞乎鄭氏之學極博然註經未嘗一引家語則古家語之亡久矣馬昭張融與肅先後同時已不可得見而肅之

借孔猛以作僞又孰從而難之以上記書行之由

家語所記王氏但謂其煩而不要而不言其錯謬誣託難以存信則當其纂集之時亦不知決擇之甚矣如論語言子路好勇而家語所載遂不一而足戎山之對長劍之舞雜見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尤其鄙倍至於陳蔡之圍以端木氏之賢至疑顏子竊食甑飯此尙可謂七十弟子之記述耶

王肅作尙書註十二卷駁義五卷皆今文其義多與孔氏古文傳合梅賾上古文尙書自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文與肅所言正同故當時皆用王註劉知幾晁公武謂王肅必私見古文故能與之印合夫古文尙書已不

可盡信而王肅因先見而襲之是其作僞固不獨家語一書矣肅又有喪服要記一卷內載哀公問葬父一篇雜見杜氏通典徵引其文尤荒誕不經謂孔子勸哀公設桂樹用三桃湯爲哀公所非鄭善長謂肅之所證近誣是其誣聖亦不獨家語一書矣以上記僞誣之尤

毛詩臯矣篇孔氏正義釋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二句云家語引此詩乃去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今本及肅註並無此語蓋肅之家語失傳亦良多矣其詳見序目下以上記王肅原本之訛

家語證僞十一　終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槧本